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re page is a lush, dense field of flowers. The majority of the flowers are a vibrant purple color, interspersed with some bright orange flowers. The green leaves and stems of the plants are visible, creating a textured and colorful background. The title '秀色' is centered over this floral field.

秀色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序



解振华

在行将进入 21 世纪的今天,环境问题愈来愈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人们普遍讨论的话题。环境的不断恶化,包括水污染、臭氧层破坏、水土流失和荒漠化扩大、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锐减、资源的不合理开采利用等等,以及由此带来的自然灾害和社会问题,使我们清醒地看到,当今世界仍然面临着严峻的环境形势,不能等闲视之。对此,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环境保护已确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1993 年,在巴西首都召开了规模空前的、有众多国家首脑参加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集中探讨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统一的途径,进一步明确了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模式,一致通过了《里约宣言》、《21 世纪议程》等一批重要文件,对世界各国的环境保护事业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今年又召开了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亲临指导,讨论并制订了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统一、可持续发展的远景规划与近期治理目标,吹响了 this 跨世纪重大工程的进军号角。目前,整治淮河、辽河、海河和太湖、巢湖、滇池等重大项目已付诸实施,环境保护的呼声正成为举国关心的重大问题,环境意识的加强已形成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文学作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其对舆论导向和人们精神世界潜移默化的独特作用,在强化环境意识方面也不例外。作家作为人类良知的代表和灵魂工程师,从来就是环境保护的先行者和带头人。

文学以生动活泼的形式,讴歌环保战线的新人好事,鞭挞愚蠢落后的行为,呼吁社会,净化心灵,提高全民素质,一向有着无可替代的优

势。文学是人学。我国自古就有“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中国的文学家从来就对环境比较敏感关注,所谓,“悲天悯人”,就包含对自然和社会环境以及人类生命的关注和热爱。古代表现田园风光和大自然景观的诗篇与游记非常多,当代的名作也不少。早在九十年代初,冯牧、王蒙等一批知名作家,就参与发起和组织了以弘扬环境保护为宗旨的环境文学研究会,出版了国内唯一的环境文学刊物《绿叶》,做出了可观的成绩,发表了不少优秀作品,扩大了影响,成为一支名副其实的促进环境保护的生力军。环保不同于其它农工商行业,它关系到千家万户、子孙后代,又不分地域、国界、种族,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可以说,环境保护的题材写不尽,环境保护通过文学来表现,就具有摄人心魄的力量。有了上述逐渐扩大的阵地,不断发展的作家队伍和日益产生的影响,环境文学创作的领域和前景十分广阔,大有可为。

1995年,国家环境保护局有关部门曾举办过“全国中小学生环境保护作文比赛”,由文学界和环保界的专家参与,评选出100多篇孩子们的优秀作品。这是青少年们在关心环保事业上显露文学才华的一次有意义的创举。影响所及,有些省、市也组织了类似活动。年末,文学界的有识之士又发起组织了海峡两岸和海内外华人作家讨论环境文学的研讨会,与会的不同社会制度和观点的海内外作家们,在保护生态环境和促进环境文学发展的共同目标下,相聚一堂,求同存异,取得了圆满成功。这些,无不说明作家对环境保护事业的关心和支持以及神圣的使命感,文学和环境休戚与共、共存共荣的关系。在我国,环境界与文学界的密切融洽、协调配合,是有目共睹的。环境文学创作的日益受到重视,也是公认的事实。

“碧蓝绿”文丛的出版,是近几年环境文学实绩的展示,是一件令人欣慰的大好事,我很乐意为之写序,并肯定它会受到环保战线和文学界的珍视与支持。期待今后这方面获取更大的丰收,经常结集出书,愈加繁荣兴旺。

1996年10月

目 录

序	解振华(I)
秀 色	铁 凝(1)
末日夏娃	冯骥才(12)
月亮归来	张抗抗(39)
七岔犄角的公鹿	[鄂温克族] 乌热尔图(49)
大独猪	[哈尼族] 洛 捷(61)
瀚海之谜	赵大年(69)
姓邹的老头和叫皮的猪	尤凤伟(77)
爆米花	林 希(87)
深山含笑	罗 旋(91)
老祖奶奶	王梓夫(114)
共 处	岳恒寿(129)
味 道	小 牛(138)
省 悟	邹荻帆(151)
走向自然	叶串珠(156)
四十七只军鞋	陆景林(169)
沙 狼	郭雪波(193)
远 方	张贤华(242)
毕加索如是说	哲 夫(290)
大 泽	彭见明(360)
后 记	章仲锸(387)

秀 色

铁 凝

沿太行山西麓一直向上，向上吧你就一直，是这个名叫秀色的村子。秀色山高路陡，树木也欠繁茂，只聚集着几十户人家，可秀色有名。

秀色有名，不在于它的山高路陡，不在于它的村民稀少，也不在于它这别致的称谓——秀色。深山老峪里别致的称谓很多：村名有叫居士、学府的，人名有叫张品、李哲的。这些奇而不俗的名字不知源于何人之口，但在山里人听来并不一惊一乍。他们麻木不仁地招呼着张品、李哲们，也麻木不仁地向远来的生人报上自己的村名：秀色。在他们看来，这些名字又与狗剩儿、拴柱、马家沟什么的有何高低之分呢？然而秀色实在是有名。

秀色的出名，在于它的缺水。老辈子人说，远自光绪年间，这的水源就绝了。人说皆因有一年“二月二”龙抬头那日，村中有人，了忌讳，放竿下井提了水。竿落井中，砸伤了龙王的眼，龙王一怒，给秀色断了水。但是祖祖辈辈的秀色人就这么活下来了，他们无一户迁徙，就那么渴着自己，茫然而又孤傲地守着干涸的家园，守着村里唯一的一眼枯井。老辈子人说，这口井闹日本那时候就是干的。说它是井，不如说是个井的意思，一个曾经有水的象征。秀色的人家就生活在水的象征里，正应了“望梅止渴”、“画饼充饥”这样的典故。

吃水要走 100 里路下山去背，100 里外的半山腰有一股芦苇粗细的泉眼，是秀色人的命根子。秀色村里的男人们背上半人多高的

木桶，揣上干粮，日夜兼程地赶到泉眼。那时的泉眼跟前多半已有早到的村人正排着队。于是后来者排在人后，一边伸长脖子吞咽着干粮，一边用两辈子的耐心，注视着那芦苇粗细的泉水是怎样缓慢又艰难地灌满一只只硕大的木桶。排队，等水，从天亮等到天黑，在秀色的男人们是平常的事情。他们一个整天也没人说话。他们闭住嘴，用耳朵听着泉水，就仿佛枯干已久的耳朵也需灌满水声。待到自己的木桶也终于满得不能再满时，他们会疯了似地匍匐在泉眼上，敞开喉咙再把自个儿灌个死去活来。然后他们背桶上身，腾出位置，或单独，或搭伴地重返原路，日夜兼程地回到秀色。回程是艰辛的，水的重量自不必说，紧要的是水的金贵。男人屏息敛气地在山路上跋涉，力争不让一滴水丢落在途中。跋涉令他们很快就耗尽了体内的水份，他们受着脊背上那水的诱惑，恨不能跳进桶里淹死自个儿。但因为他们是男人，他们想到了责任。他们至多会在歇脚时探头桶内看一看这水的形状，嗅一嗅这水的气息。清亮的泉水照见了男人皴皱的脸，也似乎映出了一家人渴望的容颜。于是他们鼓起力气，再次启程，拨开精瘦的双腿赶路。也有人家使毛驴下山驮水的，可更多的人家觉得不划算。在秀色，多一个畜生与人争水，就不如没有这畜生。

水被男人长途跋涉背回家来，是要上锁的。在秀色，值得上锁的东西只有水。家家都有阔大的桦木水橱，木桶安放进水橱，水橱用铁锁锁住。三几寸长的铁钥匙挂在一家之主的腰间，显示着主人的尊严，也显示着水的神圣不可侵犯。秀色人人都知道那条与邻人相处的规矩：借米借面不借水。外村人来秀色串亲戚，也都知道不带米不带面只需带水，水就是最珍贵的礼。大人拎个大瓦罐，小人拎个小瓦罐，拎着水瓦罐的亲戚在秀色会被待为上宾。

秀色人使水也讲究，须使到极致方可将水“放”走。一瓢水先是洗脸，再是洗菜，然后馏锅。等锅里的饽饽蒸熟，舀出馏锅水或喂猪，或待到下顿饭再折回锅里。

说到洗脸，那大半是姑娘家的事。娘儿们汉们是不洗脸的，他们已经没有洗脸的概念。只是那些有姑娘的人家，姑娘在一家之主掏出钥匙打开水橱的锁时才会请求一声：“叫我先洗把脸吧！”她们一边

请求，一边为自己这奢侈的心思感到愧疚；愧疚着，又非要说出这奢侈的请求不可。水的匮乏使她们的眼睛失却着光泽。她们面色暗淡，呼吸也不够清爽，发辫荒草一样纠缠在头上。水的匮乏不仅截断了秀色人的欢颜，还使秀色人即令在悲痛时刻也悲痛得不那么彻底，不那么专注。他们会在痛哭的高潮中猛地发现眼里流出来的是水而不是泪，他们便想方设法让眼中溢出的咸涩液体井然有序地再流进自己的嘴。而姑娘们大哭时更注重的是容貌的需要，她们不失时机地伸出双手以泪洗面。以泪洗面之后的姑娘，容貌异常鲜灵，加之眼皮的微红，鼻翼的微肿，上了艳妆一般，在村眉土眼的乡亲中间，闪电似的，煞是耀眼。悲痛在这时就退到了一个尴尬的角落。悲痛是什么，还有比没水更大的悲痛么？

秀色人是名副其实地靠天吃饭。村口最佳处垒了个蓄水池，他们盼望夏日池中有雨水，冬季池中落白雪。虽然，这两样东西在秀色并不多见。下雨的日子是秀色人狂欢的日子，他们会倾巢出动，站在大雨中淋浴，娘儿们汉子们一律半裸着自己。而后是搬出家中所有的器皿迎雨水进家。下雪的日子也是秀色人狂欢的日子，他们会倾巢出动，不分男女老幼地趴在雪地上，没时没晌地吞噬积雪。他们往往被雪撑胀了肚子，孕妇一般叉开腿歪坐在雪地上，吭哧唉哟地叫着，难受得不行。难受着，手却止不住，手依旧大捧地往嘴里塞着雪；难受着，才想起把吃不尽的漫坡大雪归入村口那长年空旷的蓄水池。雪在池中结成了冰，村干部便将冰块砸碎，拿秤约着分给村民。有个叫李老哲的村长，文化大革命让村人斗得不轻，罪名便是那年腊月村里分冰块，便倚仗权势给自家多分了十斤。秀色村也搞过文化大革命。

秀色的名声更远了，方圆百里的村寨，那些当娘的吓唬闺女时就说：“小丫头片子再不听话，长大把你嫁到秀色去！”众人哄笑起来，秀色的现任村长李哲（李老哲的儿子）便怀了小地方的自尊和不满正色道：“论风水，别处还比不上我们秀色，唐朝李家做皇帝时给选下的地方。”有嘴快的人就说：“风水风水得有风有水，你秀色还缺着风水里的一大项哩。”李哲便道：“除了没水，我们什么没有哇？”有人就更显

6.4
尖刻地说：“连水都没有，还能有什么呢？”一句话噎得李哲羞愧难当。

连水都没有，还能有什么呢？这是咒语。那么，该找水脉吧，该打井吧，该上县、上省请打井队吧。从前那些年，李老哲当村长的時候，这些事都办过。本县的打井队一听秀色就犯怵，且不说井打得成打不成，就是走一趟秀色，又有多难！没有路，只有一个窄窄的陡坡，从县城出发一趟150里，机器又怎么上去？李老哲就从300里外的山前请来一个外县打井队。打井队进了村，村人像皇上一样地供着。男人们成群结队地背上木桶远征百里之处专为打井队背水回来，尽他们吃喝洗涮；女人们则变着法儿地为打井队琢磨秀色最好的饭菜。秀色活泛起来了，扭曲的龟背石街道整日鸡飞狗跳。可是，男人脊背上的泉水和女人精心炮制的饭菜拢不住打井队的心，只20天，他们便熬不住了。他们抱怨，住得不济，吃得粗糙，还有水的拮据。也怨不得他们呀！没住过秀色，就不知道什么叫水。他们有点后悔自己的不知底细，他们料定在这儿打不出水。在一个早晨，当秀色的男人们又一次成群结队下山为打井队背水的时候，打井队就打算不辞而别了。对一个少了男人的村子，他们怎么做就怎么是。他们以为，

他们没有想到，他们被几个妇女截在了村口。为首的一个媳妇人称张二家的，也不急也不恼，只歪开臂膀冲着打井队的头把式说：回去吧，嗯，你们走不了。”

头把式打量着眼前这几个蓬头垢面的妇女，回敬张二家的说：“什么叫个走不了？怎么个走不了？”

张二家的仍旧歪着臂膀，仍旧不急也不恼，她说：“我说走不了就是走不了。”

外县这走南闯北的打井队，有土闹儿的技术，更兼一身的匪气，眼下却一时想不好如何对付这几个不愠不火的妇女。

他们退回到村里。

当晚，张二家的砸开桦木水橱的铁锁，将木桶里的存水挥霍一空，把自己洗了个通体透亮。那橱中的水本是她一家三口半个月的用项。另几个与她有约在先的媳妇，也都砸了自家水橱的铁锁，仔细洗过自己。然后，她们相跟着出了家门，涌进了打井队的窝棚。

她们进得窝棚，像高空的霹雳，像沟壑里的野风，像乱坟岗上擦着荒草飞翔的幽灵。她们的突如其来和这突如其来的一身光彩令窝棚里的男人猝不及防。他们被吓着了。直到张二家的又重复起早晨的话：“我说你们走不了就是走不了。”把式们才认出这便是早晨村口上那几个蓬头垢面的妇女。水把张二家的涤荡得如此夺目，像山妖，又好比丛林中面颊丰饶的仙女。她脱掉四蓬综织出的花格布罩衣，露出洗尽泥垢的健硕的胸膛。她整个儿地俘虏了打井队的头把式……“只要你给我们打出水来，只要你给我们打出水来！”她在他的身子底下大义凛然地说。

打井队的其余人，掳走了其余的媳妇。

打井队留下来了，又留在秀色 20 天，井架又支起来了，夯声又响起来了。整整 20 天，秀色的女人昼夜心甘情愿地贡献着自己的身体。她们出着大力；思念着她们那背着水桶跋涉在山间的出着大力的男人。背水回来的男人们看看水橛上砸落的锁，看看女人的气色，他们闭一闭眼，把心一横，并不找女人的茬子，只拼了命似地去帮把式们打井。

女人笼络了打井队的精气神，打井队却笼络不了那深奥的水脉。他们在女人身上和井身上都使绝了力气，秀色终是无水。

打井队走了，走得自惭形秽。他们走南闯北给秀色扬名。他们说，在秀色打井是没门儿，忘不了的是秀色的娘儿们呀。人问怎么个忘不了？他们说：“少有的热。嘴热，心热，还有……哪儿哪儿都热，烫死你呢！”

秀色的名声更远了。私下里，人们传播着秀色娘儿们的烫人之处；当着秀色人，就只说些李老哲贪污过十斤水的事。李老哲的儿子，现任秀色村长李哲听见过这公开的调侃，也明悉那些私下的议论。他熟记在心的是那句咒语：连水都没有，还能有什么呢！

打井！他想。

妈的打井！他想。

请正儿八经的打井队，妈的！他想。

李哲就去了县水利局。从大跃进到今天，水利局长少说也换了

十几任，每一任局长都熟知秀色的事情。水利局冲着李哲嘬牙花子。这时一个新来的技术副局长人称李技术的，专注地听了李哲的讲述，说：“秀色，好名子。”

“名字好，人也不赖哩。”有知情者暧昧地对李技术说。

“李技术去吧，李技术去最合适。”又有人暧昧地揶揄着。

他们跟这个从省里下来的年轻领导开着并不当真的玩笑。他们心说，天老爷，敢去秀色，是闹着玩的？

他们不曾料到，李技术跟上李哲，花半个月的时间仔细勘查了秀色山脉的走向，找准了水脉。他说他料定秀色有出水的希望，他决定带齐人马上秀色打井。这时他还想起了那句有名的话：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

秀色本无行车的路，李技术就差人到城关村里去借驴。打井的机器该拆的拆，该卸的卸，由一只驴队驮着上了山。

早春时节，水利局打井队进驻了秀色。李哲不让打井队住帐篷，把他们精心地散到户里去。李技术被他安排在张二家的东屋。张二家的有个十七、八的大闺女叫张品，是秀色的姑娘里出众的人物。

男人们成群结队地背上木桶远征百里之外专为打井队背水回来，供他们吃喝洗涮；女人们变着法儿地为打井队琢磨秀色最好的饭菜：蒜泥“苦累”，黄米蒸糕，荞麦饴饴……秀色又一次活泛起来，扭曲的龟背石街道整日鸡飞狗跳。

李技术领导的打井队却不似从前的那一支。他们像秀色人一样地怜惜水。他们不洗脸。也免却了刷牙的习惯。李技术常把张二家的端进东屋的水又端回去。对张二家的说：“锁上，细水长流吧。”

张二家的说：“给水上锁，叫外人笑话呢。”

李技术说：“谁是外人，是我？”

张二家的说：“你不是外人也是个客。”

李技术说：“共产党什么时候成了老百姓的客？”

张二家的闭了嘴，仔细端详李技术。短短数日，李技术的脸也蒙上了尘垢，头发老长，胡子拉茬，与秀色人相差无几了，扔到秀色人堆里，不好认他出来。

20天了，井是越打越深，人是愈来愈瘦，还是不见有水。村里的气氛渐渐地慌乱了，张二家的也有些沉不住气，嘀咕着：莫不是，又到了从前经历过的关口？

越是沉不住气，张二家的便越是一趟趟地到李技术的东屋去。她从不空手，她给李技术端一钵碗水。她看着他那裂着血口的嘴和裂着血口的手，对他说：“你要不是客，就当着我的面把这碗水给我喝了。”李技术笑笑，不喝。

不喝，就还是个客。是客，还不是想走就走么。一碗水再金贵，也留不下一个打不出水来的打井队吧。一碗水摆在李技术眼前，是秀色人寒伦的心意，但也是试探，是诱惑。李技术心领了。他知道张二家的惧怕的是什麼，他什麼也不多说，心里铆足了劲，井上见高低吧。

做饭时，张二家的对闺女张品说，一天天的不见出水，怕是留不住他们呢。张品说，谁说的？张二家的说，我说的。张品说，从前娘是怎么做来着。张二家的说，别提了，从前的娘。张品说，不提我也知道。可全村老幼，谁敢戳你们脊梁？张二家的说，你怎么想？张品说，小学三年级，老师给我们讲过一个词：壮烈。张二家的说，什么叫壮烈？张品说，娘，你不懂，你老了。

张二家的老了，张品不老，正是待放的花朵。再不见水，秀色就没了指望了，她想。再不见水，她的青春也就灭了，她想。张品小学毕业，知道青春是什麼，更知道青春在秀色的位置，是次于水的。

晚上，张品望着正屋里上了锁的水橱，对娘说：“叫我砸了它吧。”张二家的问她，什麼，张品低了头说：“洗洗。”

张二家的明白了，却不上手。

张品亲手砸了铁锁，将水挥霍一空。

后半夜，李技术从井上回来了。进了东屋，灯也不点，烂泥似地合衣倒在炕上。井不出水，他也有些灰心：莫不是自己心高气盛一味逞能，该不会在秀色的乡亲跟前打了眼吧。他翻身、叹气，翻身、翻身。这时炕角一阵蠕动，李技术惊问道：“谁！”“嚓”地一声火柴响，灯龕里的油灯亮了，从丘陵似的灰褐色羊毛毡里拱出一个雪白的人儿。

来到秀色，李技术还没见过雪白的东西。秀色村民那久不见水的脸使他们看上去一律地面目不清。这些面目不清的脸常使李技术一阵阵心酸。现在他看见一团白光从他的炕角冉冉升起，他想，这是个人吧。他终于看清了，这是房东的女儿张品。

李技术问张品为什么在这儿，问着，他本能地跳下炕，背过脸。

张品不说话，索性抖落掉羊毛毡的遮掩。

李技术感觉到了她这抖落，也知道了此刻在他的炕上有一个赤裸的姑娘。这事实让他意外，他只一味背着脸说：“你的衣裳呢？快穿起衣裳。”

身后的张品回答说：“今个黑夜我没有衣裳。”

有了第一句，就不怕再有第二句了。一直在炕角发抖的张品这时忽然镇静住了自己。她盘起腿，坐直了身子。她的身子映着油灯，衬在乌黑的墙上是如此巨大而又明媚；她那张从未见过天日的小脸，是方才那撒泼似的使水，才把它弄成这样熠熠发光。她的呼吸是清洁的，她的嘴唇丝绸一样可人，她的长发受了水的滋润，无比柔韧地缠在肩上。她在勾引一个男人，光明磊落，直白放肆而又纯净无邪。她毫无经验，心中只有信念。她要完成她娘那辈没有完成的。她要活命，而水才是秀色人祖辈的命脉。她希望自己能摆布李技术，或者去受李技术的摆布。她又对他说：“今儿黑夜我没有衣裳。”

李技术仍然背着脸说：“别胡来啊，没有衣裳也要穿起衣裳！”

张品说：“胡来！我是胡来？”

李技术说：“不是胡来你为什么这样？”

张品说：“我为什么这样？就为了给你看看。……冻了全家半个月的水，就为这。你敢不看一眼么？你还敢说胡来！”

李技术鬼使神差地转过脸来。他诅咒着自己的软弱，但他看见了他一辈子也没见过的美好的东西。一个称谓响雷似地滚过他的脑际：秀色！他的心中一阵阵痛楚，他退到门口，很快就又低了头，只一连声地对张品说着“快走快走！”

张品稳坐炕上，她说：“你不答应我就决不快走。”李技术问答应什么。张品说答应我睡在你的炕上。李技术说那么你睡，我走。张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自己的而非夏娃的口气说话，这一点读者一看自明。其原故仍然如上所述——我受了“我的夏娃”的感染。

——作者

星期三

起始的记忆是没有形象的。我好像从很深很深的什么地方升上来，一直升出地表。第一眼看到的便是天空中一排九个太阳。它们距离相等，从西南端一直排到东北端，气势非常壮观。然而并不光芒四射，就像九盏硕大无比的吸顶灯，又白又扁，光线柔和。当这光线照在我赤裸的身体上，就像盖上一层光滑透明的被子。我坐起来，闪亮的被子也随身而起，这感觉真是奇妙无比。可是我有点奇怪，阳光怎么不热呢？阳光的存在不就是靠那么一种晒人的感觉吗？于是，被子的美妙和舒适之感骤然消失。我想掀开被子逃出来。我发觉根本无法做到。因为我已经被这种异样的非常不适的光线所弥漫了。

浑浑噩噩中，我觉得好像以前什么时候也有过类似现在这种体验——人类先有“感觉”，再有“意识”，最后才是“精神”和“思想”。这是一个生的全过程。死的过程正好倒回去。因此，只有“精神和思想”的出现才算是人的完成。否则人类永远会陷在杂沓的感觉和混沌的意识里。但是，“精神与思想”走到了极致之后，是否会迷失在更混杂的感觉与意识中？

从来没有谁能够回答人类，都是人类在自己回答自己。

今天正是这样！待我站起身来，出现在眼前的一切，使我所有的“精神与思想”都像黑压压站满树枝的受惊的鸟“哗啦”飞去。空空如也的脑袋里全是感觉的碎块和直愣愣的惊叹号——

我看不明白，正前方远远的大地上，堆积着那大片大片奇形怪状的块状物体是什么。是垃圾吗？可是最小的一块至少比五百个我还高。谁会创造如此庞大的垃圾呢？这些物体大多是黑色和紫色的，刀削一般光亮的平面或斜面，把天上众多的太阳斑斓细碎地反射出来，乍看很像是那些太阳掉落下来跌得粉碎的景象。一种近于凝结的死寂的气息使这一切更加怪异。可是我的左边，完全是另一种风